

娜杰日达·普图什金娜

我的金鱼

两幕喜剧

敬告：本剧的任何（商业、慈善、专业、业余）公开演出，均须事先获得作者的许可。无论是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境外演出，都必须提前与作者本人联系，邮箱地址为 ptushkina@mail.ru。

作者不允许对文本进行任何修改、删减、调换场次、更改角色姓名或年龄，以及更改剧名。

侵犯作者权益将受到俄罗斯联邦法律及国际法规范的追究。

娜杰日达·普图什金娜愿意在其网站 <http://ptushkina.com> 上免费发布关于其剧作演出（全球范围）、电影及广播节目的信息（包括广告性质）、照片和视频资料。

人物表

她——难以想象她年轻时是什么模样，但现在她六十四岁了，实际上，没人关心她年轻时什么样……

他——一位健硕、风度翩翩、自信且被宠坏的男人，尽管已六十六岁，但仍然非常、非常能讨女人欢心。

第一幕

城中所剩无几的古旧宅邸之一。

浪漫而整洁的楼道，天花板上饰有石膏线，楼梯扶手是漂亮的木制。

二楼和三楼（顶层）之间的楼梯平台。

二楼是她家的门，三楼是他家的。

她家的门敞开着。

楼层之间有一扇窗。窗台上放着一个大号水族箱。

水族箱是标准的，装饰也是标准的。给楼道营造出一种舒适的氛围。

傍晚。

她，穿着可爱但略显随意的家居裙，站在水族箱旁。

她：看，咱们的小水洼。看，它从这儿漏的。看，咱们现在就把它修好。

涂抹着水族箱上的裂缝。

手机响了。

她：喂，您好！要生了？已经？比预产期早了点？是吗？都要生第二十胎了？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你们家孩子多，你们是布隆迪公主还是德莫根鱼？啊！是波多利斯科的？那就是半嘴鱼！嗯，我明天老时间去你们那儿。行，好吧，我今天就过去。哎呀，您急什么？鱼生孩子又不会死。

突然，她透过窗户注意到了街上的什么人或什么事。她迅速收起手机，整个人都紧张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外面看，但站的位置确保街上的人看不到她。她从窗边退开，然后探身越过楼梯扶手，看向楼门口。她如此震惊，以至于忘记了鱼。并且瞬间看起来年轻了十岁。

手机又响了。她紧张地拿出来，看也不看是谁打来的，直接挂断。

她呆住了。

他，穿着优雅但并非全新的外套，拖着带轮子的行李箱，在楼梯上发出轰隆声，轻松地走上楼来。与此同时，他完全无视她的存在，仿佛楼梯上空无一人。

他从她身边走过。他表现得相当自然。

她（冲着他的背影，几乎平静，但声音突然有些沙哑）：欢迎回来，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他的反应像是石头开了口。他停下脚步，仔细打量着她。

她（清了清嗓子，但声音依然沙哑）：欢迎回家！

他平静地继续向上走去。

他已经到了自家门口，掏出钥匙。

他打开自家房门，消失在门后。

她依旧站在原地，只是站着。然后放下手中的袋子，用手捂住了脸。只是站着，用手捂着脸。仿佛又一下子老回了她的实际年龄。

她：够了。到此为止。

她走进自己的公寓。

她的样子——仿佛现在就要走到床边，扑上去开始痛哭。她砰地关上了门。

果然，几乎立刻，门后就传来了哭声。

但哭声立刻被从他家倾泻而出的钢琴和弦淹没了。演奏充满了力量，仿佛要向全世界宣告——我回来了，我是胜利者，我一切都好，而且永远都会好！

暗场

早晨。

她，穿着漂亮而俏皮的衣裳，带着一丝——我是个独立、美丽、自信的女人。
她看起来像换了个人。显然，经历了“大量的自我调整”。她正在喂鱼，并顺便数着它们。

她：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一打……我的小鲶鱼……全都在。
楼梯平台上放着两个装水的小桶和一个装着工具的口袋。她拿出小耙子，平整水族箱底层的植物。

他，穿着一套很衬他的时髦运动服，从自家出来，走下楼梯，像往常一样无视她。

她刻意不理睬他。她拿出刮刀开始清洁水族箱的玻璃。她的动作充满表现力。

只有在楼下时，他才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

他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她，但她依然忙着，仿佛没注意到他。

他慢慢走下楼梯，浑身都在表明，如果别人向他问好，他会回礼。

但没人向他问好。

她从水族箱里拿出石子、沉木、装饰性的骷髅，都放进装有水的小桶里。

他（从她身边走过时，终于忍不住，漫不经心地说）：你好！

她环顾四周，仿佛不明白是谁在向她问好，或者是不是她听错了？仿佛根本没注意到他。没有回答……

他耸耸肩，但还是停下脚步，转向她。

他（带着和解的意味，并确信自己的提议会被接受）：您好！

没有任何反应。她正用海绵清洗石子。

于是，想了想，他回到她身边。

他（几乎是面对面，像是“致命一击”）：您好！

依然无人理会。

他：呃……您是不是不舒服？（碰了碰她的手）

她（突然转身面对他，手里拿着大石头和海绵，露出胜利的微笑）：别碰我！

他（被弄糊涂了）：我是说，我在跟您打招呼。

她（打断他）：三次了！

他：嗯，不是三次。

她：整整三次！

他：我没数。但您为什么不回应？

她：为什么？（语气是——您还问为什么？）哼。

他：呃……是啊！

她（得意地）：我不回应！（继续用海绵擦洗石头）

他：呃……我注意到了。

她（得意地）：但愿如此！

他：呃……可到底为什么？

她（本不想说，但没忍住）：我跟你打了三十年的招呼。而您三十年都没理过我。

他：呃……更不明白了，那您今天为什么偏偏不打招呼了？呃，不打招呼了。

她：我跟你打了三十年的招呼！

他：呃……那为什么就不打了呢？

她：您三十年都没回应过！（激动起来）三十年！！

他：呃……哦！呃……所以您是突然决定要变得高傲了？

她（控制住自己）：正是如此。

他：呃……高傲——是被冷落的女人最后的避难所。

她：我不了解什么被冷落的女人。不像您。

他：呃……就是那些没人搭理，却还一个劲儿打招呼、打招呼的女人。对了，您该不会结婚了吧？

她：目前还没有。

他：呃……目前？哼。

她（语气是——您说“哼”？）：哼？怎么，所有适龄男人都灭绝了？

他：是啊，我们这儿长寿的人不多。呃……（和善而关切地）但您可以去巴西啊。那里多的是。随便一个一百零五岁的堂·佩德罗都准备好第十次结婚了。总得有人照看他那五十个孩子吧。

她：去巴西？为什么？楼上两层就住着个单身邻居。

她走到窗边，望向“楼上两层”的窗户。

他：呃……两层楼总比巴西近。但他可比您年轻二十岁！

她：我没有心理负担。

他（带着一丝怀疑）：是吗？

她：而且，顺便说一句，邻居只比我年轻十岁！

他：啊……告诉您一个秘密，在您这个年纪，这样的年龄差是不可逾越的。

她：您根本不是绅士！

他：恰恰相反！与其让他对您说，不如我先提醒您。

她：我从未给过任何人理由对我说这种话。

他：呃……再告诉您一个消息。现在，对高不可攀又不年轻的女人的需求，可是大大下降了。您没注意到吗？

她：我注意到的更多。对唾手可得又不年轻的男人的需求大大上升了。当然，得是有钱的。

他（带着真诚的兴趣）：那对穷男人的需求，好歹什么时候上升过吗？（凑得很近，语气柔和而友善地问）您.....已经过六十了吧？

她：您.....您不是绅士！而且您喝醉了？

他：说得真狠！早上的一百克好白兰地。我过一个小时就醒酒了，可您呢，过了这个年纪还是这个年纪。

她：那您呢，指望到三十岁才能醒酒吗？

沉默着，继续冲洗水族箱里的装饰物。

他没走，看着她做。

她（讥讽地）：我没妨碍您吧？

他：您为什么不把水族箱放家里？

她：我家里有鱼缸。

他：那这个，是放不下了？

她：只是想让咱们的楼道漂亮点。

他：好像您因为这个水族箱老有麻烦。一会儿有人抽烟，把烟灰弹进去。有次有只猫掉进去了。

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已经一年没出过任何麻烦了。

他：确实挺漂亮的。这丛草叫什么？

她：亚马逊。

他：亚马逊。真美。呃.....我们以前好像吵过架。

她：吵过架？

他：呃……算是吧。那这些带子一样的呢？

她：水蕴草（伊乐藻）。

他：好听。是的，好像是有过争吵。呃……不记得为什么了。

她：我也不记得了。

他：嗯，女人记性就是好。那上面这些呢？

她：金鱼藻。

他：您说什么？太美了！呃……三十多年前为什么吵架，真的那么重要吗？
（试图轻松地笑笑，但她没有回应，他尴尬地收住了笑）是啊。呃……是啊。

他等待着哪怕一丝反应，但她平静地沉默着。

他：那这些鱼叫什么？

她：孔雀鱼。

他：您把整个水族箱都背下来了？那这些呢？

她：珍珠马甲（葛拉米鱼）。

他：葛拉米鱼。我争取记住。谁知道邻居们可能因为什么吵架呢？

她沉默着。

他：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她：加肥料。

他：给水族箱加肥料？不可思议！您真是专家！呃……也许，我什么时候把您家淹过？

她：淹过很多次，但我们不是因为那个吵的架。我们那时候已经在冷战了。

他：嗯……也许，我某个晚上太沉迷于音乐了？

她：一次？有多少个夜晚我是听着您的音乐度过的。但我们也不是因为那个吵的架。我喜欢音乐。

他：呃……也许，您的猫有次在我家门口的地垫上拉了？

她：猫？

他：您的猫。

她：地垫？

他：我的地垫。

她：当然没有！

他：这么肯定！您怎么这么确定？

她：您从来就没有过地垫，我也从来没养过猫。

他（端详着水族箱）：呃……沉船残骸。水族箱里发生过海难？还有遇难者。（碰了碰她正在洗的小骷髅）看——小骷髅。呃……您很有艺术细胞。

她：嗯……其实吧。我现在突然明白了，一切都挺俗套的。早该换换了。不知道换成什么。选择不多，也没什么新意。没新意的，其实也缺。

他：别换。一切都非常美。嗯嗯……也许，我曾经骚扰过您？嗯……喝醉了的时候。

她：您骚扰过我，即使是清醒的时候。

他：不记得了。

她：但我并没放在心上。

他（带着小心翼翼的怀疑）：是吗？

她：很遗憾。

他：嗯，总的来说，我在女人中挺受欢迎的。

她：哦！

他：我那时很帅，很有魅力。

她：我们都美化自己的青春。

他：我可没有因为年龄而自卑。

她：我们也美化老年。

他：老年——您是在说我吗？

她：哪里的话。我受过的良好教育不允许我，不，是谴责某人为老头。只是，泛泛而谈。我说的是泛泛而谈。

他：我不想夸耀，但是……昨晚在软卧车厢里……不想夸耀。

她：不想夸耀就别夸！

他：她，不超过三十岁。

她：您看过她证件了？

他：我看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她：哦。

他：不过，不想夸耀。

她：这有什么好夸耀的？

他：怎么讲？我，顺便说一句，半小时就勾引了一个年轻的，强调一下，女人。

她：半小时？

他：不想夸耀！但确实是半小时！

她：半小时！这不是您的功劳！

他：不是我的？

她：这是之前带她去软卧的那些男人的功劳。（她回答时，始终不看**他**，也不停下手中的活儿）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突然碰倒了水族箱。

水族箱掉下来，摔碎了。

她：（失手掉了小骷髅）哦！天哪！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我？

她：不然是谁？

他：呃……不可抗力。

她：您总是带来灾祸！

他：怎么，您以为我是故意的？

她：当然是故意的！

他：别在鱼身上滑倒了！

她：我的鱼！（回过神来，急忙倒空口袋，在地上爬来爬去，把鱼装进口袋）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他：给，第五条。它不动了。它脑震荡了。

她：您在嘲弄我吗？！

他：不，我在哀悼。

她：五条、六条、七条、八条。

他：九条。也许，需要给它做人工呼吸？

她：拿过来！小心点！九条、十条、十一条。第十三条呢？我的小鲶鱼不见了！我最心爱的小鲶鱼！

他：小鲶鱼？小鲶鱼？我们需要你！你在哪儿瞎逛呢？答应一声！

她：小心！！！看脚下！它在这儿！别碰它！

他：（递给她一棵水草）您的女同性恋还好好的呢。

她：那是亚马逊草！

他：现在不是讲政治正确的时候！哦，这儿还有蜗牛，虾。

她：顾不上它们了！

他：总不能让它们白白死掉！！也许，这些海产品能当咱们的晚餐？

她：把它们放我手心里。我可怜的宝贝们！

他：要给他们叫救护车吗？自费的？

她：您把手伸到我口袋里来！

他：瞧您说的，我自己付钱就行！

她：快点，把手伸进口袋！

他：好吧，那就AA制！

她：找到钥匙了吗？

他：这把？

她：开我的门！

他：在开！

他打开门，在门口愣住了。他环视着房间，怀旧地叹了口气。**她**因为他挡着进不去。

她（不耐烦地）：您站着干嘛？

他（走进房间）：我好久没来您这儿了！可几乎什么都没变。

她：把钥匙扔地上！出来，把门关上！

他：您要赶我走？

她：得把楼梯上的碎玻璃清理干净！

他：我觉得，这儿更需要我。

她：去楼梯！马上！把碎玻璃都扫干净，免得有人受伤。

他：呃……

她：快点！快点！就跟您在软卧车厢里一样麻利！

他：好吧！说定了！我收拾完就来看您。要不我担心鱼的健康！

她：现在担心太晚了！我会照看它们的！

他：您知道，我当然现在就去收拾楼梯，但是……今天我很忙。您确定您能坚持到明天不见我吗？

她：到明天？确定！

他：别担心！明天我一定来看您！（走出门）

她（冲着他的背影）：呃……哦……哦！

他：鱼！您忘了它们！我虽然什么也不懂，但我觉得，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您想跟我商量点什么事吗？

她：不，不！

他：那，明天见！

他关上了身后的门。

他走向碎片，捡起小骷髅，端详着它。

他：呃……（轻声笑了笑）

暗场

她的公寓。门厅。镜子。衣架。小沙发凳。椅子。房间的一部分。茶几，两把扶手椅。

房间深处是一排养着大金鱼的水族箱。公寓被水族箱的灯光照亮，营造出一种特别柔和而神秘的氛围。

她穿着一件华丽的、宝蓝色的长裙，配着蕾丝长袜，脚踩高跟鞋，站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显然，她站了很久，看了很久。

她（仿佛从迷梦中醒来）：好了。我受够了！

她脱下裙子，但忘记了拉链。裙子脱不下来。卡住了。**她扭着身子**，试图拉下背后的拉链。穿着高跟鞋很不方便。**她踢掉一只鞋**。懊恼地把它扔向房间某处。脱下长袜，揉成一团也扔到一边。同时“摸索”着拉链。终于，她把裙子扯了下来。**她想把它扔掉，但转念一想，又仔细地叠好放在小沙发凳上。**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她就这样僵住了，弯着腰，只穿着一只长袜、一只鞋和一套七十到八十年代风格的漂亮内衣。

第二声门铃。

她抓起裙子想穿上，拉开拉链，又改了主意，一瘸一拐地冲进房间，抓起睡袍和第二只鞋，裹上睡袍，手里拿着鞋，打开了门。随即摆出一副平静而高傲的神情。

他站在门口，衣着讲究（名牌T恤和牛仔裤——意在显得更年轻、更精神），手里拿着一个水族箱。

她（惊讶而自然地）：是您？

他（立刻换上强硬的口气）：当然！我们说好了的。

她：说好了？

他：在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我有义务给您送个水族箱来。

她：水族箱？

从她公寓深处传来钟声。她吓了一跳，猛地一颤。

他：您被自己的钟声吓着了。是啊，它们敲得真响。我有时经过您家门口都能听到。

钟敲了十下。

他：您准备睡觉了？

她：算是吧。

他：水族箱挺重的。

她这才看向水族箱，发现里面几乎装满了红色的液体。

她：里面是什么？

他：葡萄酒！

她：葡萄酒？！

他：鱼不能无水而游啊。

她：您是想让我的鱼在酒里游？

他：女人家家的，想象力可真够丰富的！我只是把水变成了酒。您可以把它看作魔术，也可以看作奇迹。取决于您是否有能力去相信。

她：我会把它看作剽窃。

他：如果您不立刻请我进去，我现在就把它摔了。

她：摔吧！我快习惯了。

他：那您家就得整整一个月都飘着酒味儿了。

她：这听起来像勒索。

他：没错，像勒索。

她：您吓不倒我！

他：水族箱很重。我可能会脱手。

她：您打算一天砸一个水族箱吗？

他（笃定地）：我要摔了。

她（急忙地）：拿进来吧！

他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把水族箱放在椅子上。

她：您为什么把酒倒进水族箱里？

他：我觉得这挺有创意的。

她：有创意？把酒倒进水族箱？

他：您看，要是我把廉价蹩脚的酒倒进去，那就很蠢了……但这可是可靠的陈年佳酿！

她：它会跑味的。

他：这种酒需要在喝前一小时开瓶醒酒。顺便说一句，一小时已经过去了。

她：我不喝酒。

他：不喝酒？好吧，我回去拿伏特加！

她：不，不，我不喝伏特加！

他：那您喝什么？

她：什么都不喝！

他：没这回事。您总得喝点什么吧？

她：不，不喝。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大概很久了。我不记得了。

他：您为什么不喝酒了？

她：我没戒过。就是自然而然就这样了。对！

他：也就是说，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不喝酒？

她：呃……正当理由没有，但也没有理由要喝酒啊！

他：只有酒鬼才找理由喝酒。您又不是酒鬼，对吗？

她：我？

他：那拿杯子来！

她：恐怕我没有酒杯。

他：没有酒杯？我明白您的暗示了。（转身要走）

她（激动地）：我的意思是可以拿玻璃杯喝！

他：用玻璃杯？喝葡萄酒？瞧您说的。我马上回来。别担心！（走出去）

她：别担心？谁担心了？（注意到自己手里还拿着鞋）

她穿上鞋。结果是一只脚穿着长袜，另一只没有。但她暂时还没发现。

她：多放肆！谁会担心？反正不是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看了一眼镜子，明白自己是有理由喝一杯的！

她抓起裙子，直接套在睡袍外面。试图拉上拉链。成功了。

她：哼！别担心！我凭什么要担心？

她走到镜子前，看到了自己着装的所有问题。惊呼一声。然后开始脱裙子，再次忘了拉开拉链。

他拿着两个酒杯走进来，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与缠在头上的裙子搏斗。

她看不见他，咬牙切齿地嘟囔着。

她：别担心！我——什么？我看起来像是会担心的人吗？

他：一点也不像！我可以帮你拉开拉链。

她僵住了。

他：当然，如果这正是您接下来的计划的话？

她（停顿了一下）：帮我拉开！

他费了些力气才拉开。这一连串的纠缠——手里拿着酒杯、拉链和不知道怎么拉开——演员们可以根据需要，将其变成第一幕中一个独立而精彩的滑稽片段。

他：好了！

她（脱下裙子）：您在软卧车厢里怎么就没练练这手艺？

他：我出去，您安安静静地把裙子穿好。

她：不！呃……我还是穿着睡袍吧？

他：您是在问我吗？

她：呃……是的。

他：我喜欢！穿着睡袍，踩着高跟鞋。非常性感！

她：呃……（看着自己的脚，发现只穿了一只长袜）哦！（踢掉鞋子）转过去！

他转过身，通过镜子观察着她匆忙地脱下另一只长袜塞进口袋。

她：我准备好了！

他：可我还没有！（把两个酒杯递给她）

他坐在小沙发凳上，脱下运动鞋，想了想，又脱掉袜子，又想了想，脱掉T恤，只穿着一件老头衫。然后把脱下的衣物一件件扔给她。

她：呃……您在干什么？

他：我们得在平等条件下开始。

她：开始？

他：您有长柄勺吗？

她：长柄勺？

他：我跑回我那儿去拿一个？

她：您要光着身子跑上楼去？！（把他的衣服扔回去）

他把衣服挂在衣架上，走进房间，在茶几旁的扶手椅里坐下。

她把酒杯放在茶几上，走出去，拿着长柄勺回来。

她（展示长柄勺）：给！

他：不错！

他拿起长柄勺和一个酒杯，走到门厅的水族箱前，往酒杯里倒上酒，放在茶几上。对另一个酒杯如法炮制。

这段时间里，钟敲了十一下。

他递给她一杯酒，自己拿起另一杯。两人都端着酒杯。沉默着。

她（突然精神振奋地）：多美的夜晚！我爱六月的夜晚！您呢？

他（被她欢快的语气弄得有点不知所措）：我——什么？

她（社交性地）：您喜欢六月的夜晚吗？

他：呃……任何夜晚都是美好的，只要身边有美丽的女人和……呃……足够的酒。或者，至少有一样也行。来吧，为这个充满希望的六月夜晚干杯！

她：呃……您指什么？

他：看来我们和解了？我们重新开始？（摇晃着酒杯，端详着酒液）

她：嗯……哼！（也摇晃着酒杯，看着，闻着）

他：手指再往上拿一点！

她：怎么讲？

他纠正了她握杯的手指位置。

他：要用手指去温暖酒杯。

她：谢谢。明白了。

他：在长期禁酒之后，您能应付得来吗？

她：我试试看。

他：来。

她：干！

两人喝得相当快。

他：喝得太快了！这样不行。

她（一下子就醉了）：没关系！您带来了好多酒！

他（哲理地）：这还算多吗？（又倒上）

她：这么多水我都喝不完！

他：这么多水谁也喝不完！（低声地）咱们慢慢来，细细品味。

她（也低声地）：好！

这次他们喝得很慢。

他：您觉得怎么样？

她：不知道。（突然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有点酸。

他：我能恭维您一句吗？

她（试图讽刺）：这么快？

他（享受着酒）：嗯……

她：恭维？

他：对不起，什么？

她：呃……您说要恭维我。

他：啊，对，恭维！是的！我这就说！您看起来棒极了！

她：我？穿着睡袍。光着脚！（试图轻松地笑笑）

他：您看起来棒极了！

她：呃……我这个年纪的女人……

他：多好的年纪！我一年没见您了，而您……一点都没老。

她：不，这一年我老了。很老很老。（带着希望）还是没怎么老？我老了吗？

他：只是外表！您……您在自己的这些水族箱中间，就像一条美人鱼。没错，就是美人鱼。

她：美人鱼？（一口干了一杯）

他：您又干了？我追上！（也一口干了）

她：我不小心的。

他：再倒上！（倒酒）

她：最后一杯！那么，您觉得我看起来还不错？

他：而且每喝一杯都比上一杯更漂亮！

喝完。

她：更漂亮了？

他：女人喝点酒都会变得更漂亮。

她：原则上，可以再来一杯。

他又倒上。

她：但不能一口气喝。我有点喘不过气来。我们干嘛站着？坐下吧！我们只是在喝酒，又不是在演奏国歌。

两人都坐下了。

他：坐得挺好。再来一杯？

她：我们最好在每杯之间稍微休息一下！

他：好啊！休息时我们做点什么？

她：休息时可以聊天，比如。

他：好提议！我好久没跟人聊过天了。

她：您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在哪儿？我们楼里传闻您去环球旅行了。

他：是的。

她：太棒了！

他：是啊！来，干杯！为环球旅行！

她：等等！跟我说说您的见闻！

他：关于什么的见闻？

她：关于环球旅行啊。

他：各式各样的见闻！干杯！为见闻！我们节奏把握得不错。不想被打乱。

她：您是酒鬼吗？

他（想了想）：算是吧。

她：这不让您害怕吗？

他：我是小众酒鬼。我只喝干红。我是酒鬼里的精英。干杯！

她：喝得不错！

他：大写的“喝”！

她：头不会疼吗？

他：头疼的事留到明天再说！

她：可您在回避聊天。

他：是吗？

她：您去了哪些国家？

他：嗯，去了里约热内卢。

她：哦！里约热内卢！（猛地站起来，兴奋地向两边张开双臂，酒从杯子里洒了出来）

他（也站起来扶住她）：别激动，冷静！里约热内卢，就是里约热内卢！

她：科尔科瓦多山上的基督救世主雕像！

他：雕像没问题！山也没问题！

她：它张开双臂，俯瞰着里约。

他（顺着她的语气）：俯瞰着这个城市，有古铜色皮肤和浅色皮肤、黑色和巧克力色的姑娘们，雪白的牙齿和性感的嘴巴。她们身上只戴着一点点珠宝。

她：呃……您还去了哪里？

他：蒙得维的亚。

她：哦！乌拉圭！埃尔塞罗山！它真的是圆锥形的吗？

他：圆锥形的？毫无疑问！那里的姑娘们啊！大胸脯，小翘臀，漂亮的肚脐眼！

她：呃……您见到的可真多啊！

他：是啊！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年！每个早晨醒来，我都感到幸福！整个世界都属于我！青春梦想实现了！整整一年，没有一分钟的坏心情！没有丝毫的烦恼和忧愁！我在船上航行，看着大海。看着嬉戏的海豚。我自己都想变成一只海豚！（语气不变）好了，咱们终于干一杯吧，不然节奏全乱了！

她：呃……

他：有什么不对吗？

她：不——不， 呃……我……我以前没机会……我……呃……我想祝贺您。

他：谢谢！但是……

她：不， 我是说反了。不是祝贺……而是……表示哀悼。明天就是……呃……您妻子……呃……去世一周年了。明天整整一年。对不起！

他：是啊……呃……是啊。差四年就到金婚了。是啊。是啊。巨大的损失。而且那么突然。（换了一种语气）可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妻子是哪天去世的？

她：呃……不，当然不。我碰巧记住的，因为……呃……她是在您生日前一天去世的。对！

他：（停顿了一下，惊讶地）您记得我的生日？

她：不——不——不！就是说，有时候记得，有时候完全不记得。

他：真意外。不过非常愉快。

她：这是碰巧。只是跟您同一天出生的名人太多了。我对此感到惊讶，就……顺便也记住了您的生日。顺带的！

他：您引起我的好奇了。都有谁跟我同一天出生呢？

她：呃……乔尔丹诺·布鲁诺。苏格拉底。圣女贞德。玛丽·安托瓦内特。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尼古拉二世。呃……还有切·格瓦拉！！！！

他：切·格瓦拉？我甚至都不知道。

她：是的。所以您的生日很好记。

他：有说服力！……您的小鲶鱼怎么样了？

她：死了。

他：死了。因为我。现在我得背负这个了。祝它在水下王国安息！来，干杯！

两人一饮而尽，他立刻又倒上了。

他：我们节奏乱了。我说过不能分心。来吧，连干！

她：等等！我头晕！让它停下来！

他：不行！不能急刹车！这就像旋转木马！要是转一会儿停一会儿，还有什么乐趣。这对前庭器官非常不好。

她：不好？您确定吗？

他：当然。得保护好您的前庭器官。它可不会再生！为了您！

喝干。

他（关切地）：头晕吗？

她：不。头不晕了。

他：您确定吗？

她：完全确定。头非常稳地待着。这不好吗？

他：暂时还不清楚。您是个特别的女人。

她：房间在转。

他：是的，房间在转。我同意。我也注意到了。

她：您也注意到了？那不是我眼花了？

他：不，不！一切正常。转得跟疯了一样。

她：对，转得非常厉害！镜子就那么，嗖的一下，从我身边飞过去。那意味着什么？

他：意味着我们基本上还是清醒的。

她：您确定吗？

他：您可以相信我的经验。

钟敲了十二点。

她（数着钟声）：一、二、三、四、五。我们俩都清醒？

他：绝对的。

她：七、九、十……十二。是十二点夏天还是十二点冬天？

他：好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她：对我们来说有区别吗？

他：没有。

她：我现在要摔倒了。

他：只要我在这儿，就不可能。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她摔倒了。他试图扶住她，也一起摔倒了。两人在地上躺了一会儿，几乎是搂在一起。

他：躺着挺好！

她：我们躺下了？已经？！

他：是的。

她：可刚才还站着呢。

他：命运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

她：不信！

他：您环顾一下四周，确定一下方位。

她：没错。房间变得有点……垂直了。

他：您真善于观察。

她：您在抱着我吗？

他：当然！既然我们都躺下了。

她：可我没给您理由！

他：不，您给了！而且，显然是给了！

她：我给您了？什么？

他：理由！而且我们现在躺下也是您的主动！顺便说一句！

她：躺下了？可您保证过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他：没成功。

她：您什么事都靠不住！

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他站起身，向她伸出手。

他：起来吧！

她：不想起来！

他：我坚持！

她：这样啊？往哪个方向起？

他拉着她的手，她费力地站起来。

她：看来我是站着的。

他：平衡感还好吗？

她：什么意思？

他：您自己能站稳吗？

她：怎么，现在有人在替我站着吗？

他小心翼翼地松开她，后退一步，准备随时扶住她。

她：我要这样站多久？

他：只想着站稳。坚持住，我去拿酒杯。

他走开去倒酒。

她：我还在站着吗？躺着更好！您在哪儿？（闭上眼睛）您去哪儿了？我看不见您！您逃跑了？

他（拿着酒回来，递给她一杯）：您能把眼睛睁开吗？

她：绝不！

他（把酒杯塞到她手里）：我提议喝个交杯酒！

她：向谁提议？

他：向所有人！

她：也包括我吗？

他（想了想）：也包括您！拿好酒杯！

她：我拿着，但我不喝。

他（为喝交杯酒，将自己的手从她手臂下穿过去）：来，来吧，坚强点！

她：我不想坚强。躺着……永远躺着——这才是女人最好的命运！对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躺在床上更惬意的事呢……读读书。躺着还能做什么？生孩子！也不错！等死？那也没办法。但死在自己床上也舒服。在床上吃早餐？哦——哦——哦！或者就是睡觉！不，女人天生就是属于床的！

他：同意！

她：他同意了！最伟大的画家们也同意我的观点！

他：马奈。《奥林匹亚》！

她：戈雅。《裸体的玛哈》！

他：裸体！

她：卡巴内尔。《维纳斯》！

他：裸体！

她：基里科。《阿里阿德涅》！

他：裸体！

她小心翼翼地端着酒杯躺到地上。

他躺在她旁边。

他：我们以前也试过要喝交杯酒！您那时候也想躺着喝。所以没喝成。还记得吗？

她：不记得！

他：大约三十年前。

她：然后呢？

他：我们开始的时候是站着的，但您睁不开眼，很快就倒了。

似曾相识！（把酒杯放到一边，搂住她）然后，我们，醉醺醺的，搂在一起躺着。似曾相识。还记得吗？

她：不记得！

他：您穿着红裙子！

她：我从来就没有过红裙子！

他：哎呀，您为什么总要否认呢？我记得是红裙子。很衬您！您就躺在这儿，同样的位置，而您的红裙子躺在那边！

她：红裙子。那边？您什么都记错了。那是品红色的裙子！然后呢？

他：哦，我们接吻来着！似曾相识。

她：不记得！然后呢？

他：很浪漫。

她：浪漫。哦，天哪！

他：您就是诱惑的化身。

她（讥讽地）：诱惑的化身。哦，天哪！

他：哦，天哪！哦，我们是怎么接吻的。

她：谁？

他：我和您，穿着品红色的裙子。我是说，您穿着品红色的裙子，而我，当然，没穿裙子。虽然，您现在也没穿裙子。

她：然后呢？（不满地嘟囔）红裙子。红裙子。不是红的。不是红的。品红色的……

他：细节对您来说总是比实质重要！

她：我头疼。被您的酒害的！

他：不是因为酒！

她：不是因为酒？那是因为什么？

他：呃……因为缺爱。（搂住她）

她：您在抱着我吗？

他：别在意！

她：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

他：我们，醉醺醺、半裸地躺在一起。这对我有诱惑力？您——没有吗？

她：没有！酒不会让生活变得更简单！不，不会！

他：呃……我没明白。我们和解了吗？您的看法？我们做朋友吧？

她：朋友？

他：那么，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她：同意！我们做朋友吧。

他掀起她的睡袍，抚摸着她的膝盖。

她：您在干什么？

他：朋友之间应该互相信任！

她（推开他）：如果您把手从我膝盖上拿开，我就相信我们的友谊！

他：性不会破坏友谊！

她：我不跟随便什么人上床！

他：为什么？这是您的错误！应该跟所有人上床！这是彩票！您随便抓一把彩票，总有一天，其中一张会中奖。

她：也可能一张都不中，而您却破产了。别碰我！

他：我稍微打扰您一下。

她：我冷若冰霜。

他：我们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

她：这里不是您的软卧车厢！（在地板上滚远了些）

他：男人就是这样，总想着性。这是他们最大的缺点。

她：第二大缺点是，他们的想法和行动往往大相径庭。

他：呃……您是在向我放电吗？

她爬向小沙发凳。

他：您在逃离我？似曾相识！

她爬到小沙发凳旁，费力地爬上去，蜷缩成一团。

他：到底为什么？我那时候怎么惹您生气了？怎么？我到底怎么惹您生气了？承认吧，哪怕醉了也承认！

她：绝不！

他：三十年过去了！

她：那又怎样？（耸耸肩，意思是，三十年算个啥）三十年！那又怎样？

他：什么叫那又怎样？您打算每三十年就晾我一次？

钟敲了一下。

他（指着钟）：就这？（爬过去摇她）嘿，醒醒！您的钟坏了。您的钟完了！嘿，美人鱼！美人鱼晚上不睡觉！不，您不是美人鱼，您就是条鳕鱼。冻鳕鱼！（坐了一会儿，想了想）好吧，我只好让您失望了。您不是这世上唯一的女人。是的，我喜欢多样性。而且我喜欢清醒的女人。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他：联系人。联系人。（对着**她**）顺便说一句，我有很多联系人。（研究着手机通讯录，哼着）小姑娘们——小恐怖分子，小姑娘们——小恐怖分子。啊哈。娜塔莉亚。这是谁？娜塔莎。有点眼熟，非常眼熟。括号里写着“b”。嗯……看起来没什么麻烦。（拨号）小姑娘——小恐怖分子。喂！（戏谑地）没吵醒你吧？坏女孩这时候可不会睡觉。为什么——打错了？我认出了娜塔莎的声音！我是谁？你猜！来嘛，来嘛，我的小糖果，猜猜！这样可不好。我可想你一整年了。你真甜！不不，我没打错。我打对了，我是神枪手。我是谁？谁谁谁？我是帕沙·鲍罗廷！啊——啊——啊！！！认出我了吧，小淘气！我想要什么？一个男人能想要一个坏女孩给他什么？也许，我现在就冲到你那儿去？嗯？谁会不喜欢呢？哪个老头子不喜欢？你结婚了？那我环球航行的时候错过了什么？我把谁吵醒了？曾孙？我们要曾孙干嘛？你的曾孙？我到底打给谁了？你是娜塔莉亚？您……您在逗我玩呢。声音很熟啊？谁？谁？会……会计？一起干什么？喝酒？唱歌？又唱又喝？在你八十岁寿宴上？在你的？啊……呃……哦……娜塔莉亚·波尔菲里耶夫娜？呃……什么？对，回来了。什么？很幽默？呃……抱歉。什么？唱一个？呃……好吧，那就唱吧。（跟着哼唱）特拉——塔——特拉——塔——塔——塔——塔。冬天没什么好怕的，不只是忧愁，特拉——塔——塔——塔。特拉——塔——特拉——塔——特拉——塔——塔——塔。让我头发花白，不只是忧愁，我的岁月——我的财富。（鼓掌）娜塔莎！啊！我们配合得多好！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您的生日宴办得真棒！您还在上班！看看，我们的卫兵

永不老。哎，我哪儿年轻了？您说笑了。谢谢，娜塔莎！您说笑了。我想起来了，我是怎么去您那儿领我第一笔稿费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咱们就别细说了。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没注意到。**

他：娜塔莎！我太爱您了。您就在我眼前。一头红发。绿色的裙子！绿色的眼睛！我一下就爱上了。而且是永远爱。您的声音多性感！您唱得多好！简直就是美人鱼！

她（大声而清晰）：滚出去！海豚！

他：呃……娜塔莎！明天见！（挂断电话）呃……呃！

她：立刻、马上，顺着波浪滚出去！

他：呃……您不能这样跟我说话。

她：为什么？

他：呃……我有中年危机。

她：对您这种人来说，中年是从二十岁到进棺材。

他：别，别重蹈覆辙了。现在，我是您最后的机会！

她站起来。

她：滚出去，你这“机会”！（打开门）

他：我……呃……我可以解释。我毕竟是个男人。

她把他的运动鞋、袜子、T恤扔到楼梯上。

她：男人——不是一种性别。这是一种——病！

他：明天见。（走向门口）

她提起装着剩酒的水族箱。

他：这是我带给您的。

她抡了起来。

他：不……别让鱼没了家。

她把水族箱扔出门外。玻璃破碎的声音。

他：呃……晚安！（小心地走出去）

她砰地关上门。

他，踮着脚尖，尽量不踩到玻璃，捡起鞋子、袜子、外套。还是踩到了玻璃，叫了一声。

她打开门，扔出簸箕和扫帚。

她：鱼类恐怖分子！

又砰地关上了门。

他走了几步，想捡起袜子和运动鞋，又踩到玻璃，呻吟着。他勉强给一只脚穿上袜子和运动鞋，检查另一只受伤脚，小心翼翼地用袜子擦掉血迹。单脚跳着，偶尔用另一只脚的脚趾支撑着，仔细地把碎玻璃扫进簸箕。

扫完，他端着装满碎玻璃的簸箕去按她的门铃。

她打开门（依旧光着脚），看着他。

在她身后的房间里，钟敲了两下。

他（指着簸箕里的东西）：鱼的家全在这儿了。

她：动作挺快！差不多跟在软卧车厢里一样。

他：现在轮到您展示速度了！（猛地把装满碎玻璃的簸箕扔进她的公寓，接着把扫帚也扔了进去）。

他转过身，单脚跳着上楼回自己家。

她转过身，跑进房间，路上踩到碎玻璃，叫了一声，也单脚跳起来。她抓起酒杯，跑出公寓。又踩到碎玻璃，又叫又跳。

他已经打开了自己家的门。

她，也几乎是单脚跳着，追上了他。

他在敞开的门口转过身来。

他：建议再喝一杯？

她：连祝酒词我都想好了。为了美人鱼！（用尽全力把酒杯扔过敞开的门。玻璃破碎的声音）。还有为了海豚！（扔出另一个酒杯）。我不喜欢醉鬼！

他：可清醒的时候，已经轮到您不讨人喜欢了！

突然，一阵夜莺的啼鸣倾泻在他们身上。两人都出乎意料地愣住了，倾听着。

他：夜莺。

她：夜莺。那又怎样？

她离开他，单脚跳着走下楼梯，走进自己的公寓，马上又踩到碎玻璃，大声叫起来。

他这时走进自己的公寓，茫然地把光着的脚放下，正好踩到碎玻璃上。几乎和她同时叫了起来。

他（冲着她的方向）：似曾相识！

暗场

楼梯间。初夏的傍晚。

他从自家出来。穿着浅色衬衫和浅色裤子。看起来带着一丝正式感。他手里拿着一个水族箱，里面装满了品红色的花（灯笼海棠）。

他走下来，有点跛，停在她家门口。

他听着钟声。响了六下。

他按门铃。

她打开门，站在门口，看着他，但没有邀请他进去。

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非常精神地）：晚上好！

她：您有何贵干？

他：给您……送个水族箱来！

她沉默着。

他：呃……这都快成好传统了。（不自信地笑了笑，但她没回应，他收住了笑）

她：我看，您不带着水族箱是不会来我这儿了。

他：这个？小意思。花而已。

她：看到了。花。小意思，您说？

他：小玩意儿。花儿。只是表示歉意。

她：小玩意儿？可我觉得这些花非常漂亮。

他：是的。很高兴您喜欢……这些花。是的。

她：喜欢。花是哪儿来的？

他：呃……自己长出来的！

她：您到底从哪儿弄来的？

他：哪儿弄来的？什么意思？

她：从花坛里摘的？

他：摘的？从花坛？您真是太抬举我了。

她：自己窗台上种的？

他：窗台上？种的？我？！

她：商店里买的？

他：这对话真奇怪。

她：到底怎么来的？

他：当然是我……（沉默了）

她：接着说！

他：呃……不重要。您还记得吧，今天是我的生日。

她：我该记住吗？

他：不该，但我决定为此……

她：您决定在您生日这天送花给我？

他：为什么不行呢？

她：拿进来吧！（从门口退开，让他进了屋）

他走进公寓，把装满灯笼海棠的水族箱放在小沙发凳上。

他：花已经在水里了。希望能开久一点。要是把我们那些无家可归的鱼放进去，会很好看的。

她：男人的想象力可真够独特的！但花很美，也不俗气。品味绝佳，而且很用心。

他：这么说，您接受我的道歉了？

她：我只能连同道歉一起接受这些花吗？

他：不，不，您想到哪儿去了？

她：不是吗？我可以拿走这个装花的水族箱，然后您就再也不要来打扰我了？

他：呃……如果您真想这样。

她：恐怕是的。

他：我该走了？您确定吗？

她：看吧，现在变成是我赶您走了。

他：看起来是这样。

她：您不是绅士。您应该把装花的水族箱递给我，然后赶紧嘟囔一句“祝贺您在我的生日里……抱歉，我赶时间”之类的话。

他：祝贺您在我的生日里！抱歉！我非常赶时间！（想走）

她：看吧，现在我会感到内疚了。

他：听我说！（清了清嗓子）三十年前，我们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突如其来的恋情。

她想抗议。

他：别说您不记得了！我肯定当时在什么事上对您犯了错。什么事？您现在能告诉我吗？

她：不记得了。大概是些小事。

他：可就是因为这些小事，您当时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扔出了窗外……把我……半夜把我从您家赶了出去！

她：但，在这种情况下，半夜总比白天好吧！而且……从我家到您家，就往上走十三级台阶。

他：您觉得，我当时就能那么回家？

她：当然！

他：回我妻子那儿？

她：是啊。

他：光着身子？

她：怎么，她没见过您光着？

他：也许您会惊讶，但我一次也没光着身子从交响音乐会回家过。那样会有问题，而我不想回答那些问题。

她：她肯定睡着了。

他：我不能冒险！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怎么走下楼梯的。完全光着。走出楼门，到了街上。光着！然后在黑暗中捡我的衣服。趴在地上，用手在柏油路上摸索。光着！！

她：那是温暖的六月。

他：我可能会心脏病发作。然后我就会光着身子、光着头躺在柏油路上，直到清洁工出来扫街。

她：我会叫救护车的。您爬的地方正好在路灯下。

他：您在窗户里看着我？

她：没看，没有！

他：没有？

她：是看着。

他：您觉得开心？！

她：不。

他：不是吗？

她：我感到了满足。对了，您妻子当时睡着了吗？

他：是的！

她：真遗憾！白担惊受怕了！

他：嗯，衣服总得捡回来。毕竟是燕尾服。我那可是听完音乐会来您这儿的。
。

她：燕尾服——在当时当然很重要。但除了燕尾服，您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三十年过去了！

她：可燕尾服您却在记忆里保留了三十年！

他：那您说，我到底怎么惹您生气了？三十年前！就算对杀人犯，诉讼时效都没这么久！

她：诉讼时效？（突然笑了起来）您知道吗？给您——大赦。（继续笑）您说得对——诉讼时效过了！

他：呃……我轻松点了。但我来，主要是为昨天的事道歉。

她：您知道吗，我正好准备喝茶。

他：明白了。不打扰您了。

她：不——不——不。我正好想请您也喝一杯。我泡茶很有讲究。一直没机会展示！

他：展示吧！我喝一杯。我泡茶就知道用茶包。

她：请坐。茶已经泡好了。

他走到桌边，她注意到他走路有点瘸。

她：您的腿怎么了？

他：腿？呃……风湿病，或者骨质疏松，或者就是——老了。（坐下）保温瓶真漂亮。

她摆好茶杯。

他：杯子真漂亮。您的裙子也漂亮。（也注意到她走路也跛）但您……

她：崴脚了！别在意！（倒茶）

他：谢谢。（尝了一口）哦——哦——哦！这才是茶！

她：要配方吗？

他：不。反正我也做不来。

她：顺便说一句，它还降压。

他：代替药片？

她：绝对不行！但正因为它，我每天只吃四分之一片药。

他：您吃什么药？

她：硝苯地平。

他：嗯，我也吃。但我每天早上吃一整片。

她：我六点喝茶。您可以每天晚上六点来。过段时间，您也能逐渐减到四分之一片。

他：还能省药钱。谢谢。

她：我会泡两人份的茶。

他：高血压简直是我们时代的祸害。以前只有老年人才有，现在连青少年都高血压。您怎么看？

她：怎么看什么？

他：关于高血压。

她：我接受了。衰老是无法阻止的。

他：但是……对成熟年龄的人来说，也有它的好处。

她：好处？

他：当然！

她：哪些？

他：很多。

她：很多？

他：呃……是的。

沉默

她：您现在在创作什么？

他：一部歌剧。

她：哦！快写完了还是刚开始？

他：写了一半。

她：写得顺利吗？

他：暂时还……怎么说呢。（做了个含糊的手势）嗯。

她：歌剧是关于什么的？

他：关于爱情。根据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她：我读过。很久以前。

他：所有人都读过，而且都是很久以前。

她：那是关于伟大的爱情。她爱他，而他甚至记不住她。

他：是的，男人总是更喜欢几段浅薄的爱情，而不是一段伟大的爱情。

她：她每年生日都送他白玫瑰。他却没有注意到。顺便说一句，怎么可能注意不到每年生日都有人给你送一束白玫瑰呢？

他：我也不明白。我肯定会注意到。而且一定会查出是谁送的。

她：她自杀了。临死前给他写了一封信，诉说了她全部的爱。信的开头是：“你从来都不认识我。”可他还是没想起她。

他：是的，这是个写歌剧的好故事。但是……创作进行得不太顺利。

沉默

他：是——是——是——是。茶非常非常香！

沉默

她：有意思……（开始说，又像是不想继续了）

他：什么？

她：没什么。

他：到底什么？

她：只是……呃……如果她没有自杀。如果他们一起变老。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会怎样？难道这样的爱最后会一无所有？变成空虚？有意思，对吧？

他：（想了想）活到老？（断然道）没意思。

沉默

她：您这部歌剧写不成。

他：（被呛到了）写不成？

她：嗯。

他：为什么？

她：因为……因为……您没有爱的能力。您从来就没爱过任何人。

他：哦！我没爱过？我？您大错特错了。

她：那您爱过谁？

他：多到一下子都数不过来！

她：哦！

他：我有过疯狂的恋情！嗯，大概跟……二十个女人吧。

她：二十个？

他：嗯，上下浮动一两个。

她：您跟妻子生活，还有过二十段恋情？也就是说，您一直在周旋和撒谎？

他：那倒不必。我妻子是个聪明的女人。甚至是个智慧的女人。

她：是吗？聪明的女人和智慧的女人有什么区别？

他：聪明的女人会原谅丈夫的背叛。而智慧的女人会无视丈夫所有的背叛。

她：（若有所思）而聪明的男人会假装相信妻子的智慧。我敢打赌，您妻子恨您！

他：（有些震惊）恨我？我妻子恨我？您错了。她只是会忽略一些事。

她：忽略一些事——比如二十段恋情？我来告诉您一个可怕的秘密。这世上没有哪个女人能智慧到无视丈夫背叛、羞辱和欺骗自己。您妻子恨您！

他：她爱我。

她：爱你的女人不会原谅背叛。

他：我妻子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她：她满意是因为她有佣人和司机！因为她住着漂亮的公寓！因为她能买昂贵的东西，去国外度假！因为名人是她家的座上宾！因为她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因为她从未工作过，从未缺过钱！

他：看来您对我妻子关注很多。我很高兴我能给她这一切。

她：唯独没有你的爱。

他：您从未结过婚，对家庭生活一窍不通。我妻子像在石墙后面一样安全。她确信我永远不会抛弃她。她感到安心。

她：安心？那她为什么总在楼梯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他：嗯……她又不止是唯一一个抽烟的女人。

她：但她为什么把烟灰弹进我的水族箱？为什么总忘关水龙头？把我家给淹了？

他：她比较粗心。

她：也是因为粗心，她有一次抓起一只猫扔进了水族箱？

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妻子干的？

她：听邻居说的。那件事发生的时候，邻居正好问她您的身体怎么样。您妻子很惊讶。邻居回答说，整栋楼的人都很惊讶。您妻子在休假的时候，她两个最好的闺蜜轮流在夜里照顾您。

他：那跟您的鱼有什么关系？

她：也许您妻子在您捡燕尾服的时候并没有睡着？对了，您后来怎么处理您妻子的那些闺蜜的？我好像再没见过她们。

他：她们为了我决斗过。

她：所以她们互相打死了？

他：也许我们能不能别再讨论我妻子了？我向您保证，您对她的同情被大大高估了。而且，她已经没法回答您了。

她：我同情的是您，不是她。您倒是可以回答。

他：同情我，更没有必要了。（感伤地）在她去世前一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像是有预感。我坚持要庆祝结婚纪念日。我们庆祝了四十五周年金婚。来了大约两百人！我对她说（声音带着哽咽）感谢她的忍耐、理解和宽恕！

她：忍耐、理解并宽恕二十段恋情——这确实值得感谢。

他：我对她说：我这辈子只爱过你一个人！

她：真感人！我都要哭了。或者笑出来。还没想好。

他：（责备地）我妻子哭了。

她：嗯，她是有理由哭的。二十段恋情！

他：其实，我从来没背叛过她。

她：二十段恋情！

他：二十段恋情，但没有一次背叛！一次也没有！！！！

她：这是典型的男性逻辑！

他：和别的女人只是性。（漫不经心，仿佛在说些不值一提的小事）性！仅此而已！（非常郑重地）我没有对任何一个女人说过“爱”这个字。

她：（停顿了一下）您确定吗？

他：呃……

她：对一个人还是说过的。

他：呃……我说过我喜欢您。

她：不！

他：呃……说我对您非常着迷。

她：不！

他：说我疯狂地想要您！

她：不！！！！

他：我投降！我说过我爱您。

她：是的。

他：而且很快就后悔了。

她：那是假话？

他：我当时用一小时写了首歌。我最好的歌。全国都在传唱。

她：只有懂得爱的人才有权利写爱。

他：我记得我们那段短暂的恋情，分分秒秒。三次见面。第一次您穿着红色的……品红色的裙子。我们喝酒，接吻。然后您突然睡着了，我怎么也叫不醒您。

她：我不能喝酒。一沾酒我马上就睡着了。

他：第二夜很美。黎明时我抱着您，我们一起看着您水族箱里的金鱼。向它们许愿。夜莺在歌唱。我感觉像在中国童话里一样。

她：我记得。

他：然后您毁了一切。

她：就是您对我说您爱我的时候？

他：那您回答我什么了？

她：不记得了。

他：要我提醒吗？

她：（犹豫了一下才下定决心）说我也爱您。（轻声笑了）

他：（想揭穿她）还说了什么？

她：什么？

他：您问我，我打算什么时候把一切都告诉我妻子？

她：我不想偷偷摸摸地跟心爱的人见面。

他：可您知道我是结过婚的？那您来找我的时候，不就是准备偷偷摸摸见面的吗？

她：不。这世上是可以有离婚的。

他：对我而言不是。真正的男人不会抛弃母亲和妻子。

她：可您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他：但妻子又没做错什么！

她：生活中有时会有一些悲剧，谁都没有错。

他：嗯，那场悲剧显然只为我妻子准备的。

她：那您认为当时您做对了？

他：过去无法改变。我们别再讨论它了。跟您在一起的那三个夜晚，是我一生中最强烈的感受。也许，我错了。我承认。我痛苦过……一段时间。您

.....我觉得，就算当时有点难过，也没多久。但是，我对您始终怀有某种负罪感。我来，是想.....想.....弥补些什么。

她：所以您带来了花。

他：是的。我真心希望.....

她：（苦涩地）真心？别人的花。

他：别人的？什么叫“别人的”？

她站起身，拿起装灯笼海棠的水族箱，走向窗户。

他：呃.....您想干什么？

她把水族箱扔出窗外。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两人沉默着，对视着。

他：窗下可能有人。

她：我仔细看过了才扔的。

他：为什么？为什么您这么有攻击性？您生活不如意不是我的错。

她（望着窗外）：这些灯笼海棠在碎玻璃中看起来多么凄惨。

他：灯笼海棠？！呃.....您？是您？！我才明白！别想否认！！

她：什么？

他：您骗我说什么切·格瓦拉。还有，全都是骗人的。他们根本不是跟我同一天生的。这些.....不，不可能。那巨大的灯笼海棠花篮.....不，不可能。这三十年来.....每年.....都是您送的？不，这不可能。今年也是？我还以为是作曲家协会送的。呃.....我去把碎片清理掉。免得邻居遛狗时划伤狗爪。

她：簸箕和扫帚在门边。

他：我已经记住了。呃.....谢谢。呃.....为了灯笼海棠。我.....我甚至不知道这花叫灯笼海棠。我.....我.....就是花，不知名的花。（想走，但停下了

）可为什么？您为什么要送我灯笼海棠？嗯，我怎么猜得到。我还以为是作曲家协会每年生日送我一篮灯笼海棠，因为我……（不自然地笑了笑）是个天才。这让我很受鼓舞，也很有灵感。即使在创作危机时。我觉得……呃……有人非常相信我。呃……这让我走出了危机。这支撑了我的自信。这很可笑，但是……呃……没有您的灯笼海棠，我的创作会不一样。不会那么成功！对不起。我把它带给您是因为……嗯，它们在我那儿反正也会枯萎的。呃……如果我知道这些花是您送的，我就不会带过来了。是的。对不起！

钟声开始敲响，他吓了一跳，捂住胸口。钟敲了七下。

他：三十年！

他拿起簸箕和扫帚，走了出去。

暗场

第一幕完

第二幕

傍晚。楼梯上。

他端着一个蛋糕站在她家门前。他穿着同样的牛仔裤和同样的名牌T恤，但此刻看起来更意气风发。

他按门铃。

她打开门。看着他。

她家的钟立刻开始敲响。六下。

他：整六点。我很准时。来喝养生茶！

他明显有了变化。似乎年轻了。能感受到精力、冲劲和自信。

她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

她：呃……我看您今天没带水族箱。

他：今天我带了蛋糕！这个安全多了！让我进去吗？

她：呃……拿进来吧！

他走进来。她接过蛋糕。

她（把蛋糕放在桌上）：呃……谢谢！呃……请坐！

他坐到桌边。

她：呃……您能帮忙切一下蛋糕吗？（摆好茶杯、盘子，放好餐具）

他：当然可以！

他切好蛋糕。

她倒茶。

他：（指着蛋糕）好了。

她：呃……让我给您切一块蛋糕吧？

他：谢谢。

她给他切了一块。

他：谢谢。让我给您切一块蛋糕吧？

她：呃……谢谢。（坐下）

他把蛋糕放到她盘子里。

她：呃……祝您胃口好。

下面两句话是同时说的。

他：（喝了一口）茶真好喝！

她：（尝了一口蛋糕）蛋糕真好吃！

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这是我亲自去店里买的。我发誓！

她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他：只是，很想相信它……呃……我们只是把它吃掉。

她：呃……当然！我……我……我其实一点也不暴力。鱼，它们完全受不了暴力的人。它们会因为暴力而生病，甚至会死。

他：鱼是您唯一的朋友吗？还是我也有机会成为您的朋友？

沉默

她：呃……我想道歉。

他：道歉？您？为什么？

她：为了当时把您的衣服扔出窗外，把您赶出家门。总之，是的。我不对。

他：嗯，诉讼时效对所有人都一样。三十年！！

她（仿佛从没人对她说过这话）：时间过得多快啊。

他们喝茶，吃蛋糕。

他（仿佛从没人对他说过这话，仿佛恍然大悟）：是啊，岁月过得多快！好像就在不久前……然后……（他停住了，仿佛陷入了沉思）

她（感同身受）：哦，您说得太对了。时间飞逝。

他（想了想，真心赞同她）：是啊，时间飞逝！生活也变了，我们也变了。

她：是的，时间飞逝。您说得对——生活变了……那种生活现在在我看来，清新、纯净，像被雨水冲刷过，有着驯服了的雷雨般的舒适感。它曾经是这样吗？还是，仅仅因为我们年轻？……

他（仿佛在接着她的话）：三十年！我一直没回过神来。整夜没睡。一直想弄明白。您送了我三十年的灯笼海棠花篮。给我？天哪！三十年！！

她：呃……我更愿意换个说法。不是三十年，而是三十次。

他：三十次！给我？！送花篮！为什么第三次之后没停？回答我！这很重要！

她：第三次之后？为什么偏偏是第三次之后？

他：无所谓哪次之后？嗯，第七次之后？第二十次之后？到底为什么没停下来？

她：习惯了。

他：呃……也许，也许您是个一生只爱一次的人？

她：一生只爱一次的人？这听起来像某种昆虫的名字。比如，一生只爱一次的甲虫。看来，在二十一世纪，“一生只爱一次的人”这个词已经没用了。

他：三十年！那么，三十年前……我记得那第一个花篮。那时我不知道那是灯笼海棠。三十年！！！那时我还以为是作曲家协会送的……我已经说过了。

她：说过了。那您为什么没给作曲家协会打电话核实一下？

他：没想到。每年——一个巨大的灯笼海棠花篮。巨大的花篮！！！连续三十年！谁会想到是女人送的呢？只有组织才能做出这种事！我真是个白痴！！我明明感觉到了，呃……，我见到您时能感觉到，那种电流的噼啪声，有时甚至向四面八方劈开，空气都在噼啪作响。呃……，就好像我全身穿着化纤衣服。但我就没把一加一放在一起想，灯笼海棠和电流。是啊，没想到。但是……三十年！这可不是一年，甚至不是十年。这是六次伟大的卫国战争，这是半段社会主义时代，这……这比莱蒙托夫的一生还长，这……这时间足够让一颗橡子长成一棵参天橡树。橡树算什么？这能让一个美丽的樱桃园长成、老去和死亡。您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写了一百首歌、五部歌剧、十部音乐剧。还给多少电视剧配了乐！得了些奖，谈了些恋爱，为什么事奋斗过，去参加各种音乐节。总之，过着平庸而暗淡的生活。而您……哦，您每年都送我一篮灯笼海棠。

她（带着尴尬而歉意的微笑）：结果现在看来有点傻。

他：傻？不，我不认为是傻。没有这样的天真和幻想家，男人作为一个物种就会灭绝！正是这样的人，诗人们为之写诗！更确切地说，曾经写过。伟大

的、忘我的、忠贞的爱情时代结束了。也许.....很有可能，您就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位女主角？那现在，等待那些还年轻的人的是什么？舒适的感觉，得体的激情，没有心理负担的性爱？没有秘密，没有禁忌，没有罪恶，没有祈祷。一切都是可替代的，一切都是可补救的。悲剧、胜利、升华——这些都贬值了。不，我不羡慕他们。我.....我为您的情感感到骄傲，就像埃及为金字塔骄傲，像英国为它的迷雾骄傲，像日本为它的地震骄傲，像中国为它的长城骄傲。而总的来说.....您是怎么生活的？

她：我？我培育金鱼。

他：金鱼？

她：很多很多年前，在中国，一个男人离开了他的女人。她坐在海边哭泣。她的每滴眼泪都变成了一条金鱼。

他：啊！您坐在水族箱旁流泪？

她：差不多。我还学了中文，读了很多关于金鱼的中文书。我想培育一条属于我自己的鱼，向它许愿。

他：那？

她：嗯。

他：嗯？

她（谦虚地）：嗯。

他（经过漫长的沉默后）：嗯？！我可以看看这条鱼吗？

她：当然。

他（走到水族箱前）：这条吗？

她：不——不，这些是常见品种。宽尾琉金（狮头）。

他：非常漂亮。为什么它们生活在这么简朴的环境里？只有缸底的鹅卵石。

她：免得它们碰坏自己美丽而脆弱的尾巴。

他：多么优雅。这些鱼就像美丽而奢华的情感。为什么它们不动了？吓到了？

她：它们在端详您。

他：嗨！（轻轻敲了敲水族箱的玻璃）

她（拦住他的手）：别敲！水传声很好。对它们来说这就是噪音。别做剧烈动作！（把他领到下一个水族箱前）而这些是我的。

他：也就是说，这些是您的眼泪变成的？

她：三十年的成果。

他：但它们是银色的。

她：您站到这里来。（用手引导他站到正确位置）

他：现在变成金的了。

她：现在站到这里来！

他：紫红色的！这简直是小小的活的宫殿。里面的光仿佛在不断变化。这些鱼是您创造出来的！

她：是的。现在，您站到我的位置上来！请把头放在我头的位置上。看到了吗？

他：什么？

她：看到了吗？！

他：是——是——是——是！！！哦——哦——哦！！！彩虹！一道彩虹像缎带一样环绕着鱼！这是彩虹啊！

她：是的！

他：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女人被称为女神。您是创造者。所以，您是女神。您美化了地球，顺便说一句。可以向它们许愿吗？

她：是的。但只能许一个愿望。

他：为什么？

她：它们在水族箱里。这里没有空间，没有深度，没有水流。它们哪来的能量？现在它们积攒了能量，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他：您已经许过愿了？

她：没有。

他：但您想好了？

她：是的。

他：为什么没许？！我会忍不住的！

她（笑了）：您知道吗？您来许愿吧！

他：但……我不能剥夺您……您说只有一个愿望。

她：我把实现您愿望的机会送给您。

他：嗯……这太意外了……有点不好意思……而且太慷慨了……不过，我就不客气了！我现在就可以吗？

她：现在？当然！为什么不呢？

他：怎么……呃……什么形式……呃……许愿？

她：呃……随意形式，口语就行。呃……我出去，让您单独待一会儿。

他：不！我的愿望——不是什么秘密。我们彼此已经如此坦诚。我相信您已经猜到 I 可能会要什么。

她：我出去一下！

他：不——不！对我来说，您在场很重要。

她：好吧！

他：把您的手给我！

她（伸出手）：我有点紧张。

他：我也是。

她：说吧！

他：可以吗？

她：当然！

他：我请求……

沉默。

她：大胆点！

他：我请求！（对她说）我要为我最想要的东西许愿！

她：当然！

他（集中精神，专注地看着鱼，清晰地说）：我想创作一部天才的歌剧。

她（神经质地笑了，轻轻地把手从他手中抽出来）：我看，您是邀请我的鱼做您的合作者了！

他（开心地笑了）：我们就像孩子一样。这简直是种幻觉！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相信我可以许个愿，然后它会实现。（惊讶地）我完全相信了！

她：我相信它会实现的。

他：我也相信。所以，我邀请您来参加首演，作为最尊贵的客人。在那一刻，对我来说，不会有比您更重要的人了。我向您发誓。

她：有值得期待的事情真好。当您相信梦想会实现的时候。

沉默

他：但您的愿望也会实现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甚至比世上所有金鱼都更好地实现它。

她：是吗？

他：猜到您的愿望并不难。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在我这些天所明白和感受到的一切之后，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沉默

他：嗯。怎么做我是知道了。但是……怎么把它说出口呢？总之……我们可以结婚。呃……也许，太简短了，但这就是全部。我不知道还能加什么。现在，您其实可以哭了……或者晕过去……或者扑到我怀里来。后者最可取。总之，您自己决定，何时何地，是隆重还是简朴，戴头纱和一群宾客，还是穿着潜水服在鱼群中，我相信您的想象力。明天我们就去，您选个戒指，我隆重地送给您。一切都会按部就班。而且有个幸福的结局。您为什么不说话？我在这关键时刻忽略了什么吗？

她：我觉得您忽略了。

他：什么？戒指说过了，日期您定。仪式您来设计。我忽略了什么？我上次求婚几乎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生疏了。是不是什么细节？男人有时很难理解，对女人来说那些小事有多重要。所以我忽略了什么？

她：您没有向我求婚。

他：没有求婚。（笑了）是啊，确实（郑重地在她面前单膝跪下）。这样您更喜欢？

她：当然。

沉默。

他：（声音有些发抖）我亲爱的！我请求您做我的妻子。我相信您和我在一起会很幸福。而且这个幸福是您应得的，是您经历磨难换来的。我忐忑地等待着您的回答。

她沉默着。

他：呃……我在等您的回答。让一切都按照最好的传统来吧。

她：但您没问我任何问题。

他：呃……确实，没问。呃……您愿意嫁给我吗？

沉默。

她：不。

他：不？

她：不。

他：什么——不？

她：我不同意嫁给您。

他：您不同意？

她：不。

他：（站起来）不？！

她：不。

他：（仔细看着她，轻轻用手抚过她的脸颊）不？您确定您现在感受到的正是这个？

她：（坚定地）确定！

他：这正是您梦想的？

她：是的。我梦想过您会跪下，请求我做您的妻子。而我会说不！

他：所以，是不？

她：不。

他：好吧。那么，您的梦想实现了。每个故事都该有个结局。我们的故事也迎来了结局。永别了！（猛地转身离开）

她：啊……呃……

她跟着他走了几步，但没敢追上去。她茫然地环顾四周，然后，不知该做什么，在桌边坐下。

她：不。（心不在焉地拿起勺子，吃了一口蛋糕）不！我不同意。就是这样！（又吃了一口蛋糕）不！（再吃）不！（再吃）不！（又吃）不！（吃光了剩下的蛋糕）顺便说一句，蛋糕不好吃。虽然看起来很有前途。（慢慢喝完一杯茶）而且，茶也难喝。

她慢慢地、仔细地把盘子里剩下的蛋糕屑收集到勺子里，舔了舔勺子。然后又慢慢地喝光了他杯子里剩下的茶。

而楼上，仿佛从天堂，传来了音乐。那音乐——在寻找唯一的乐句。无尽地变化和重复着似乎相同的东西，但每一次都更准确、更接近完美。

暗场

夜晚。楼梯间。

很暗。楼道的灯没开。

他家的门轻轻开了一条缝。

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公寓。**他**穿着长长的、舒适的睡袍。

他犹犹豫豫地，仿佛不想让任何人发现，扶着栏杆走下楼梯。

走到**她**家门口。

他用手在墙上摸索着，找到门铃按钮，按了下去。

在寂静中，刺耳的门铃声让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他侧耳倾听。**她**家里没有任何反应。

他等着，然后把耳朵贴在**她**家门上听。

毫无动静。

然后，**他**躺到地上，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听。

毫无动静。

他站起来。再次摸索门铃按钮，但还没来得及按——从公寓里传来了钟声。
在半夜里，这声音听起来有点不祥。响了十二下。

钟声停了。

他按下门铃，开始不停地按。

因此，他没有听到公寓里她已经走向门口的声音。她也穿着宽大舒适的及膝睡袍。

他停止按铃，从睡袍下取出了一把相当大的斧头。

他比划着对准门锁。

她，还在门那边，叹了口气，在他高高举起斧头，准备用力劈向房门的那一刻，打开了门。

他（因惊讶而僵住，举着斧子）：呃……晚上好！

她：呃……我看您，像去年一样，又不是空手来的！

他（局促不安，放下斧头）：您怎么能在半夜里，不问是谁就开门呢？

她：嗯，我问了又怎样？您会回答“是我”吗？还带着斧头！！

他：顺便说一句，今天是我的生日！

她：斧头是别人送您的礼物！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其实，生日已经过去了。

她：现在才刚过十二点五分。我的祝贺还算数。

他：（带着孩子气的委屈）那您……是忘了我的生日？

她沉默着。

他：记了三十年，然后就这么忘了？

她沉默着。

他：嗯，忘了我还情有可原。我算什么？可圣女贞德呢？苏格拉底呢？那些沙皇们呢？最后，怎么能忘了切·格瓦拉呢？

她：斧头跟这有什么关系？

他：您为什么总揪着这把斧头不放？嗯，拿了把斧头。

她：然后就来找我？带着斧头？

他：哎呀，女人想象力就是丰富！

她：什么想象力？斧头——就在这儿！去年是蛋糕，今年是斧头？

他：我不知道您已经想象出什么了，我只是想撬开您的门，就这些！

她：哦，门啊！那一切都好理解了。为什么要撬门呢？

他：嗯，要是您不开门的话。

她：这样啊？

他：不！只是我不知为什么想，既然您没送给我……总之，没送灯笼海棠，那么，也许，天哪，您出什么事了。

她：这样啊！！！！

他：不知为什么，我没想到您可能只是忘了。毕竟三十年了，我都习惯了。

她（叹了口气）：一年前，您自己说过，我们的故事结束了。

他：呃……不——不——不——不。我说得不对。我不可能说那种话。

她：您说过，所有故事都会结束。

他：也许。我当时在发议论。（带着疏离而概括的语气）所有故事，终将结束……（换了语气）但我没说——包括我们的故事。我没说那句话啊。

她：您说了——所有故事。

他：没错——所有故事。但关于我们的，我什么也没说。

她：您打定主意要穿着睡袍、拿着斧头在我家门口站一整夜，跟我说话？

他：是的。

她（叹了口气）：那就进来吧！

他：谢谢您的邀请。我站着都快睡着了。顺便说一句，希望我没吵醒您吧？

她：吵醒了！我吃了安眠药，睡得很沉。

他：天哪，真不好意思。您现在肯定还想睡吧？

她：非常想！

他：我进来。（走进来）

她关上了门。

她：把斧头给我！

他：为什么？

她：您拿着斧头看起来很傻。

他：（把斧头给她）现在轮到您看起来傻了！

她：是，斧头成了个难题。

他：是啊。不过，别把它扔出窗外！

她：我不知道该拿斧头怎么办？放在什么地方——很傻？拿在手里——很傻？还给您——更傻？

他：给我吧！让我显得傻好了。这是我应得的。对不起。我真的很激动。因为生日临近，我期待又焦虑了一个月。别笑！

她：我没笑。这是咳嗽。紧张的。

他：昨晚我整夜没睡。一直在想——早上会有人给我送灯笼海棠花篮来。我拿上香槟，去找您和好。香槟我早就买好了。早上六点我往楼梯上看。没有花篮！嗯，我想，还早呢。主要是，我想不起来，以前它们都是几点送来的？……三十年了，我都没留意——它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嗯，洗了澡，穿好衣服。早上七点我又往外看——没有我的灯笼海棠。后来我每个小时都看，如果楼梯上有动静或声响，也看。后来每半小时看一次，再后来每十五分钟看一次。（挥挥手）后来又更频繁了！突然间我意识到，灯笼海棠不会来了。最糟的是，再也不会有了。我对这种残酷毫无准备。（抑制住突然涌上的泪水）然后我突然想到，我整整一天都没见到您。我……我怕了。后来就慌了。我想，如果您没给我送灯笼海棠，那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我往您这儿走，想赶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救您。

她：拿着斧头来救我？

他：如果当时您没开门，我会撬开锁。冲进去找您。

她：所以，我正睡得香。结果醒过来，看见您向我冲过来！拿着斧头！您想象一下？

他：对不起！

她：醒过来。而您拿着斧头站在我面前！

他：我没想过您会害怕。

她：是啊，有什么好怕的？！

他：今天是我的首演。

她：我知道。到处是海报。

他：我一年前就邀请您了。

她：我记得。

他：（非常紧张，不自觉地挥舞着斧头）那您会来吗？！

她：（小心地躲开）当然，当然，我来！

他：那我来接您？我们一起坐车去剧院！

她：当然，当然。您来吧！只是别带斧头！……

暗场。随后灯光逐渐亮起，呈现出夏日黄昏的色调。

她的公寓。

她站着，头发整齐，穿着一件品红色的连衣裙。裙子很暴露，略带俏皮，性感。显然，这条裙子与**她的**年龄“不太相符”。她两只手各拿一件上衣——一件紫色，一件海蓝色。看得出**她**正犹豫不决——看看这件，又看看那件。显然在选择穿哪件。

钟敲了六下。门铃响了。

她打开门。

他走进来。穿着燕尾服。

他（看着她）：真的吗？！还是那条裙子？

她（谦虚地）：是的。

他：不可思议！

他围着**她**转，仔细端详。**她**优雅地转动身体，以便始终面向**他**。就像向日葵追逐太阳。在一个美妙的瞬间，**她**这样一转，背对着观众。可以看到裙子背后的拉链没有拉拢，而且看起来根本没有拉拢的希望。

但她不会让他发现的。

她：燕尾服呢？

他：是的。（有些不知所措）裁缝已经放了三回了，但还是有点紧。很明显吗？

她：我完全看不出您胖了哪怕一点点。

他：说实话，三十年来我体重是增加了。但不多。每年我都会穿三四次这套燕尾服。这迫使我注意体型。不过，我还是节食减掉了一两公斤。您也节食了吗？

她：没有。

他：没有？

她：我没节食，我只是饿了一星期。现在我觉得自己几乎像个圣人了。我真的在飘飘欲仙，还是只是我想多了？

他：有一点飘，有一点想多了。

她：我选不好上衣。您建议穿哪件？

他：不要穿外套！天热！但关键是，您穿这条裙子美极了！外套只会毁了它。

她：呃……领口太低了。

他：很美！

她：嗯，我这个年纪穿就太招摇了！

他：那就这件吧。（指着海蓝色那件）

她：定了！

他（想从她手里拿过外套）：让我帮您穿上。

她：不。帮我拿着这件就行。（把另一件递给他）

她顺利地把外套穿上了。整个过程**她**一直在微笑。

他：好了吗？

她：非常完美！

他：我们走吧！

她突然冲了出去，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跑进房间，抓起一块面包，抹上黄油，放上奶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她：现在一切都好了。

他打开门，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歌剧院。

现在的楼梯平台上放着两把剧院的丝绒扶手椅。

他们身后是舞台背景，呈现着观众席的纵深：池座、楼座、包厢、顶层看台。可以听到观众嘈杂的声音，管弦乐队在调音。

他们入座。

她欣喜地环顾四周。

她：座无虚席！满座！

灯光熄灭。序曲开始。

他搂住她，把她拥入怀中。

她：我一个音符都不会错过！

她把头靠在他胸前，睡着了。

他（看着她）：呃……（温柔地）我亲爱的，我无价的宝贝。

他低下头靠着她，也睡着了。

他们就那样在序曲中安然地睡着了。

但序曲结束了。

大厅爆发出掌声和“好！”的欢呼声。

他惊醒，猛地站起来。她也醒了。他们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处。开始大笑并鼓掌。

剧终

柳德米拉·普图什金娜. 《我的金鱼》. <http://ptushkina.com>